

黃濬 著

芥隨人聖龔瑛憶

上海古籍書店出版

K252/2

卷隨人聖盦瑛憶

黃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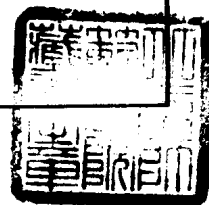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0086

940086



花随人圣庵忆

黄 澹 著

上海古籍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40 插页 4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G25·1 定价 4.40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清代以前和民国初年的一些人和事。引用的资料杂采清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以及有关的一些外国人著作等。可供近代史研究上参考和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

此书原有1943年印本。但这一本子不全。现我店从其他本子上补入缺少部分，予以影印出版。原书记事都不标题，为了便于读者检索，特请人将全书另编“条目”，标明页码，附录于后。

由于原书错误比较多，影印时虽已作了一些改正，但遗漏未改之处仍复不少。请读者于引用本书时加以注意。

上海古籍书店 一九八三年十月

序

哲維黃君嘗以抽豪之暇撰爲花隨人聖齋撫憶逐條刊登雜誌閱時既久積成二巨帙郵達於余余乃稍糾其筆誤數處並志所疑於眉端適友人孔君方居天津急欲索閱遂轉付焉哲維既聞余有所訂正馳書促孔君還寄南中因循月餘軍興而哲維驟被獨柳之禍孔君關河轉徙私竊驚但以爲秣陵追答永成虛願矣不意孔君耿耿夙諾聞變仍貽書屬所親從故居中檢出此二帙句余還付其家片羽之珍幾失而復得荏苒數年世變未艾其家乃謀印行以永其傳且以余有此一段因緣畀余警校且督爲序其事烏乎哲維瓊才照世中道輟非所及料區區隨筆之作固不足引重然即此已略窺其懷抱寄託與夫交游踪跡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所謂明乎得失之迹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非與求之於古蓋容齋洪氏之倫也碧血千年陳根屢易英英神理如在目前不得從容互相賞析烏乎傷已昭陽協洽重三日兌之書於燕都

附 錄

《花隨人聖庵撫憶》條目

西黃寺之建燬	一	冰戲	一七
清淨化城	一	考訂三十年來燕京瑣錄	一八
爲官三字訣	二	文字學術之隨世俱變	一九
京畿二石經山	三	踐卓翁與天蘇閣之取義	二〇
官與戲	四	樊山《彩雲曲》比擬不倫	二〇
寶竹坡兩番携妓	五	《金鑾瑣記》咏庚子事	二一
斜陽	五	宋廣窩沙胎琴	二二
俞恪士西溪詩	六	鈞窑	二四
古建筑之毀廢	六	悟善社之乩壇	二四
面具與鈎臉	七	高樹弟兄	二五
北京城西之五塔寺	八	唐代舊治	二六
古墓	九	舍利	二八
陳仁先之落日詩	一〇	覺生寺之華嚴鐘	二八
相人術	一〇	黃晦聞書扇	二九
雍和宮喇嘛分四學	一一	超山之梅	二九
稀叭祕教	一一	歷代文化之摧殘	三一
大佛像之朝珠	一二	丁蘭公記磨盤松	三三
那拉氏庸昏失政	一二	袁崇煥非東莞人	三四
寶竹坡納妾名檀香	一四	顧橫波之眉樓舊地	三五
傅彩雲	一四	古服制雜用胡俗	三六
陽台山之花事	一四	黃晦聞甲子中秋詩	三八
晉祠	一六	悼歌者琴雪芳	三八
冬至與聖誕節	一六	玉泉山與惠泉山	三九

桃花六趣	四〇
胡餅	四〇
明季兩顧亭林	四二
王湘綺、章太炎、梁任公與袁世凱稱帝	四三
法源寺	四四
壺廬器	四六
余壽平致譚組菴書	四七
陳戩庵遺事	四七
直隸官署之雙鶴	四八
胡餅與胡樂	四九
陳戩庵之感春詩及落花詩	五〇
王荊公墓	五一
昔人詠李花	五三
鬼子母與九子母神	五四
晚清漢臣之齟齬	五五
張南皮急于仕宦	五六
梁節庵、陳戩庵致張南皮書	五八
明太祖營孝陵	五九
古時重紅色	六〇
談陳戩庵	六一
張繩庵舊宅	六一
陳戩庵與李高陽	六二
甕山	六五
周松藹之閨《紅樓夢》筆記稿本	六七
王旭莊致張繩庵絕交書	六九
張南皮手札叢稿	七一

張南皮疏中附片	四〇
康熙論西洋人	四〇
王仁堪與張南皮書	四二
王玉峰三弦妙藝	四三
黃石齋論書卷子	四四
繆藝風與徐桐之齟齬	四六
戊戌政變之先聲	四七
珍妃投井	四七
楊莘伯勾結榮祿、奕訢	四八
再談周松藹之《紅樓夢》評語	四九
惲南田《乞米帖》	五〇
制宜興壺之名手	五一
喬木甚于世臣	五三
大松林	五四
珍妃軼聞	五四
《聞塵偶記》議論精切	五五
《景善日記》言內廷事	五六
嚴幾道爲何遂題冊	五八
左宗棠與郭筠仙之仇隙	五九
郭筠仙自序殘稿	六〇
左宗棠氣矜之隆	六一
郭筠仙以外交能手自負	六二
戒壇松	六五
德宗遺事	六七
龔定庵、李莚客均不工小楷	六九
李莚客以「貴郎」自況	七一

張南皮疏中附片	七二
康熙論西洋人	七二
王仁堪與張南皮書	七四
王玉峰三弦妙藝	七六
黃石齋論書卷子	七七
繆藝風與徐桐之齟齬	七八
戊戌政變之先聲	八一
珍妃投井	八三
楊莘伯勾結榮祿、奕訢	八四
再談周松藹之《紅樓夢》評語	八四
惲南田《乞米帖》	八六
制宜興壺之名手	八七
喬木甚于世臣	八九
大松林	九〇
珍妃軼聞	九一
《聞塵偶記》議論精切	九四
《景善日記》言內廷事	九六
嚴幾道爲何遂題冊	九七
左宗棠與郭筠仙之仇隙	九九
郭筠仙自序殘稿	一〇一
左宗棠氣矜之隆	一〇四
郭筠仙以外交能手自負	一〇六
戒壇松	一〇九
德宗遺事	一一一
龔定庵、李莚客均不工小楷	一二二
李莚客以「貴郎」自況	一二三

郭筠仙洞達大勢	一一五
僧夏	一一六
德宗致死之疑案	一一七
西后爲德宗選妃	一一九
潭柘	一二〇
那拉后之昏悍	一二二
吳柳堂之《因樹屋》與郭筠仙之《十七說帖》	一二三
金山南遷	一二四
驅脫	一二七
陳強庵題詩及注多關掌故	一二八
吳柳堂請免外國使臣之跪拜	一三〇
吳柳堂訣兒書	一三二
王湘綺論道咸以來事	一三六
曾、左二人賦性不同	一三八
王湘綺所暱不僅周馥	一三九
黃晦聞爲張孟劬五十作詩	一四〇
西太后之枉法濫刑	一四〇
獄卒談六君子及三忠	一四一
刑部有四美具之稱	一四三
談夢	一四三
鄭叔問手批《勇廬閒話》	一四四
勝保與苗沛霖	一四六
李莚客痛詆祥符二周	一四九
宮廷銷暑	一五〇
盆景	一五一
彭玉麟早年孤苦	一五二

彭玉麟論江海防	一五四
施琅論兵	一五六
西山避暑之勝	一五七
郭嵩燾致沈葆楨書札中之史料	一五九
彭雪琴論調度長江	一六四
黃石齋逸事	一六六
《濤園集》中之《哀餘皇》	一六七
赫德與嚴幾道談海軍	一六九
溥心畬臨摹《雲郎出浴圖》	一七〇
秦淮燈船與西湖燈船	一七一
張南皮與各方面往來密電	一七三
論和戰	一七六
跑得快之識	一七八
王樹勳	一七八
曾訪剛之《中國先睡后醒論》	一七九
物價之今昔	一八一
王漁洋秋柳詩	一八五
曾國藩因天津教案受謗	一八七
石濤出賣風雲雷雨	一八八
吳留邨	一九〇
屈翁山衣冠碑塚	一九一
張之洞詆曾國藩	一九二
劉坤一之爲人	一九二
《三國演義》《說岳傳》考	一九四
事物由繁變簡	一九六
西溪	一九六

與梁任公討論詞典	一九七
文章之繁簡	一九八
觀潮	一九九
救亡必先尚賢、尚公	一九九
東漢末之怪僻風氣	二〇一
口試古稱身言	二〇二
壽安山退谷	二〇二
曾劫剛有國家思想	二〇四
馬眉叔上條陳	二〇五
奸細鑑別不易	二〇七
朱勛子孫	二〇七
雞毛筆	二〇八
筆之種類	二〇九
姚茫父論筆	二〇九
論墨	二一一
石炭即煤	二二三
義寧父子責難李公肥	二二四
曾國藩疏陳辦事艱難	二二四
陳右銘募餉乞師	二二六
蘇洞金陵雜感詩	二二六
百洞山青芝寺	二二八
梁節庵致楊叔嶠長札	二二九
梁鼎芬勅李鴻章之傳聞	二三一
陳右銘調停曾國藩與沈葆楨之爭及沈與席寶田之爭	二二二
商山實影傳奇	二二三
扶箕	二二三
《庭聞錄》	二二四

陳右銘撫湘勇于改革	二二六
曾國藩力爭厘金	二二八
曾國藩力主隱圖自強	二二九
岳武穆戰略	二二九
王船山論武穆	二三〇
十九條挺經	二三一
曾國藩晚年主和受謗	二三一
開放秦淮燈船	二三二
曾國藩之幕府	二三三
房山	二三四
曾國藩用人之術	二三六
幕客	二三七
林琴南翻譯小說之始	二三八
閩中新樂府《渴睡漢》《關山虎》	二三九
《敬盧類稿》	二四一
龍牌子役之首功	二四二
幣價	二四四
奕劻誤國	二四五
《聞塵偶記》開卷即記寇連材事	二四六
樊樊山受知張南皮	二四六
李純客得御史	二五〇
香印與燕餅	二五〇
《張文襄公年譜》初稿	二五一
《湘綺樓日記》	二五八
賀年片	二五九
江叔海	二六〇

太常寺仙蝶	二六一
魏季渚	二六三
習俗之變革	二六五
周彥升朝鮮新樂府	二六六
牋紙	二六八
李笠翁制牋不許翻梓	二七〇
林夫人血書乞援	二七一
承恩寺	二七三
問籤扶鸞	二七三
大鶴山人遺詞	二七五
台灣番社案	二七六
吳小城	二七八
王半塘、朱古微同居四印齋	二七九
鄭叔問老年多舛	二八一
五相國獻財	二八二
港報洩漏外交軍事案	二八五
樵風別墅	二八七
陳伯弢雜記	二八八
趙竹君與東南互保	二八九
應定興與張南皮力勸兩宮西幸	二九四
羅正誼結納陳金鍾	二九五
周彥升之讀史詩	二九八
粵兩生麥孺博、潘弱海	二九八
振奇人魏宛公	二九九
《石芝西堪札記》深議諸軍閥	三〇〇
鄭叔問之《說陶》	三〇一

江叔海自輓及遺囑喪制	三〇三
南皮集外書札	三〇三
經蓮珊電請收回立大阿哥成命	三〇六
五更與六更	三〇八
鉢集鐘會	三〇九
清宮十庫	三一〇
澄心堂紙	三一三
曾國藩心事曲折	三一四
湘贛械殺案	三一六
京通十七倉	三一七
穆彰阿護戴醇士	三一八
馮子材	三一九
補惜陰老人記王孝祺單修網事	三二二
馮子材劾吏部索賄	三二三
翁叔平與譚鍾麟之戲謔	三二四
張廣雅集外文	三二四
日俄停戰會議與五大臣出洋	三二五
名流題壁	三二七
寶竹坡窮困致死	三二八
袁漱六藏書散佚無存	三二九
李木齋爲文芸閣談清宮事	三三〇
清流分道揚鑣	三三一
張南皮量隘	三三四
陳散原隨筆狎嘲	三三四
《噴庫記》	三三六
頤和園詞	三三七
張南皮偃蹇作態	三四三

張南皮之起居瑣事	三四五
袁項城之去位	三四六
朗潤園官制會議	三四八
午詒詞中兩遺聞	三四八
倉石澳	三五二
明清宮殿	三五二
旗竿	三五三
羅襲公之死狀	三五四
鎮庫書	三五六
楊乃武案	三五七
張鏌之五可稱	三六一
六道輪迴之不可信	三六一
趙明遠日以七事自考	三六二
羅襲公輓沈子培	三六三
沈子培以詩喻禪	三六四
黎壽丞談袁氏藏書	三六五
西湖今昔	三六六
九溪十八澗	三六六
梁節庵兩湖書院聯	三六七
清季外債	三六七
曾剛甫	三六九
張南皮爲毛昶熙擬抽練馬兵疏	三七三
陳設庵題張簣齋小像詩	三七六
續輯楊乃武案資料	三七八
紇千山歌(詠張勳復辟)	三八九
曾國藩納妾	三九一

讀《春浮圖偶錄》	三九五
新方言	三九五
彭宮保軼事	三九五
王碧樓生平	三九七
裝裱	四〇〇
命名之奇	四〇二
被讒職之兩侍郎	四〇三
陳衍記威繼光與俞大猷事	四〇四
雙忽雷	四〇六
湘綺樓	四〇九
姚石甫、張亨甫	四一一
閩荔	四一三
李鴻章謀國無權	四一五
思玄堂詩	四一八
端肅事密札	四二〇
地圖與遊記	四三〇
胡文忠之精湛語	四三三
胡文忠少年好治遊	四三四
易實甫	四三五
搭截詩	四三九
龍眼	四三九
甲午戰敗之因	四四一
清季海軍減餉械之爭	四四三
張季直劾李合肥	四四六
岑盛之	四四八
洪容齋論史	四五三

讀《春浮圖偶錄》	三九五
新方言	三九五
彭宮保軼事	三九五
王碧樓生平	三九七
裝裱	四〇〇
命名之奇	四〇二
被讒職之兩侍郎	四〇三
陳衍記威繼光與俞大猷事	四〇四
雙忽雷	四〇六
湘綺樓	四〇九
姚石甫、張亨甫	四一一
閩荔	四一三
李鴻章謀國無權	四一五
思玄堂詩	四一八
端肅事密札	四二〇
地圖與遊記	四三〇
胡文忠之精湛語	四三三
胡文忠少年好治遊	四三四
易實甫	四三五
搭截詩	四三九
龍眼	四三九
甲午戰敗之因	四四一
清季海軍減餉械之爭	四四三
張季直劾李合肥	四四六
岑盛之	四四八
洪容齋論史	四五三

嚴六皆病狂	四五四
端肅之冤抑事	四五七
補記沈文肅林夫人	四五八
論讀經通大意	四六一
瘞庵論學書入門	四六三
祁景頤記張樵野	四六四
寢衣	四六八
舊京畫史	四六八
王夢白	四七〇
十二生肖題句	四七〇
古碑七厄	四七一
天發神識碑	四七三
姚茫父究心碑帖金石	四七六
猴技圖	四七七
曲海一勺	四七八
隨園夷爲平地	四八〇
十六樓	四八一
石刻整治街道	四八二
倉山與小倉山	四八二
秦淮今昔	四八三
伊藤博文爲中國畫策	四八五
曾國藩與李鴻章論外交密札	四八六
周大烈自爲墓碑	四八七
蹇季常仰藥死	四八八
王湘綺記端肅事	四九一
曾國藩謂天下無真是非	四九五

郭嵩燾談肅順事	四五四
遷都與和議	四五七
頤和園雜題	四五八
石船	四六一
恭親王之進退	四六三
穆宗旨革恭王	四六四
穆宗大興園工	四六八
恭王諫重建圓明園	四六八
賽金花	四七〇
恭王屏出軍機	四七〇
恭王瑣事	四七一
張芍巖之頤和園詞	四七三

補篇

談《越縕堂日記補》	一
張南皮讀史詩	三
《慈禧傳信錄》	四
曾文正答吳竹莊丁雨生書	八
尖語快論	八
《越縕堂日記》中之陳孚恩、勝保、高延祐	九
讀吳攀父日記	一一
圓明園	一二
徐叔鴻談圓明園	一三
徐叔鴻其人	一六
楊云史《檀青引序》言圓明園事	一七
綺春園	一八

圓明園燄火、彩燈及所陳珍物

《小友詩》

琉璃廠毆官案

天祿辟邪考

鄭叔問圓明園詞跋

米家燈與燈市口

《琉璃廠春遊詩》

李文田諫阻重修圓明園

再談圓明園

惠山聽松庵竹壺

譚組庵跋王湘綺《圓明園詞》

羊角風燈

都門食物

吳大澂與袁世凱

吳大澂之《尊崇醇親王典禮》摺(附原摺)

高伯足與《中興篇》

胡文忠家藏信札

秦錫谷之《宣壙說》

談沈文肅

朱竹垞析產券

蘇元春爲李文忠鳴不平

孫琴西吳雲桐與沈文肅不合

《蘿庵遊賞小志》中之燈事

壽山石

導淮

製紙法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三

二六

二七

二七

二九

三一

三一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九

五〇

五〇

五二

五二

五八

五八

鐘表

惲壽平之出家

呂晚村博學多材

談八指頭陀

楊度與《八指頭陀詩文集》

八指頭陀詩贈陳師曾、陳彥和

岳鵬舉之精忠報國

談豐南禺(坊)

龜鶴鹿最壽

長樂三高

杜翰致胡文忠函

川陝之治與亂

太后下嫁考

鮮鮒與法梧門《病中雜憶》

肅順嚴辦舞弊案

郭意城

郭筠仙二箋

再談太后下嫁

交椅

穆宗之疾

《海國叢談》

蒜

磨刀雨

文宗硃批

古陶器

潘魚與黃瓜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六

六六

六七

六九

七〇

七〇

七二

七三

七九

七九

八二

八三

八三

八七

八八

九〇

九一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五

旗兵
 洗象
 洗御厩馬
 儼考
 談汪梅村
 陳石遺軼事
 奸細考
 陳石遺記廬山瀑布
 曾文正稱歎汪梅村
 唐才常論時局書
 唐才常之就義
 唐才常筆墨精警
 梁節庵致張南皮書
 益齋日記中之唐才常
 譚復生致歐陽節吾書

九五
 九六
 九八
 九九
 九九
 一〇五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二六
 一二六

花隨人聖盦摭憶

侯官黃 濬

居北都日久，旦夕所撫摭縈憶者，多爲燕市故實，比年頗聞北平當寧，甚知修飾壇廟宮觀，以致游客，獨未聞有修葺東西黃寺者，蓋黃寺在安定門北郊，淪爲營舍已久矣，光緒三十二年曾往遊，及今猶憶其梗概，兩黃寺以西黃寺爲尤弘敞，考西黃寺，清雍正元年因喀爾喀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四十九旗扎薩克及王貝勒貝子之請，乃鑄像建寺，乾隆三十六年再修，寺中有樓，仿烏斯藏式爲之，凡八十一間，霧閣雲窗，屈曲相通，天咫偶聞載，「乾隆時，聞班禪將入朝，詔仿西藏布達刺式建此，既至，日居於上，飲食瀉浴，不在平地，樓上正中爲臥室，錦薦厚半尺許，陳設眩目，雜七寶爲之，樓有御座，蒙以龍袱，金銀佛像若干軀，富麗爲諸寺冠」，今樓已頽圯，其毀也，實爲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役，當時聯軍駐兵此寺，樓上寶器，掠取一空，蓋八十年前，歐軍紀律至壞，不止焚掠圓明園之爲酷也。

歐軍多有紀律弛壞，行爲殘酷者，至庚子猶然，余以庚子後年餘至北都，都人士猶縷言各國軍紀優劣狀，大抵日軍最嚴，俄軍最弛，衆說所同，圓明園一役，雖在東方美術文化史上爲巨創，然發蹤指示有人，勾結剽掠有人，猶可說也，若黃寺清淨化城彫刻諸佛像，一一皆爲槍所擊損，則又何說，清淨化城者，乾隆時後藏班禪之瘞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後藏班禪額爾德尼第三世羅卜藏丹巴爾伊什入覲，駐錫西黃寺，天咫偶聞載「班禪來朝，駐遼賴廟，王公卿士往問道者，領之而已，時達天和尙方卓錫於賢良寺，亦往問訊，與之參證，班禪極折服之，逮歸，明日遣人盤餐饋之，堆作塔形，班禪見之大驚，自知不得復返矣，未幾入寂，遺命留葬京師，詔建塔於此，賜名清淨化城」案震在庭此條微誤，班禪

三世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未，其骸骨焚而歸葬於西藏，衣鉢則藏於清淨化城中，清淨化城爲西藏式之塔，其作風與印度相似，惟塔頂爲穹窿狀，與印度相反，頂爲螺旋形，共十三層，塔以銅鈕結頂，塔之下，以八角石基承之，周圍雕刻精緻，皆班禪生死情狀，初剃度時擾異端離法教之事跡，余見時已多爲聯軍所毀，今別此寺，垂三十年，未知所毀暨，又作何狀也。

杜詩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以奕喻世事，自古已然，嘗謂世事如奕者，其始環文楸旁觀，爭欲對局，殆可十餘輩，日長人倦，飛邊打劫，最後對奕者不過兩人，用智角才，久之，又必有一人推枰而起矣，或問奕術，有答云，穩冷狠三字，按此三字，實政術，非止奕技也，抑此三字亦有所本，某筆記（偶忘其名）載有清晚年，有某太史者，爲某相國館賓，以相國力，得入清秘堂，京察一等，出守大郡，常語友人曰，居官要訣，惟穩冷狠三字，友人徐曰，其如別有三字不能兼顧何，曰，何也，曰，君親民也，太史慍甚，而無如之何，按此語亦自未盡確，穩冷狠是手段，與君親民之顧否，可不相涉，但如清季牧民之官，則大半不顧君親民耳，就奕技言，能穩冷狠者易勝，繇三字本與政術相通，易代之際，興廢無常，故詩人託喻於奕者殊多，錢牧齋集中，有前後觀棋絕句若干首，皆隱指時事，余因推論牧齋爲人，殆絕有心計，於穩冷狠三者，皆頗有得，其晚節自隱亦在此，相傳牧齋宴客，杜茶村居上坐，伶人鬻演垓下之戰，牧齋索詩，茶村援筆立書曰，年少當筵意氣新，楚歌楚舞不勝情，八千子弟封侯去，只有虞兮不負心，牧齋爲之憮然，茶村所諷固當，然牧齋雖降清，實不忘故國，且頗爲延平及二張陰相策應，以事不成，又習於穩冷，故不能出以慷慨耳，洪北江所謂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怨論，亦嚴論也，筆至此，有問，近年名人，有足稱穩冷狠者乎，余以爲此三字袁項城足以當之，顧項城於冷字，實欠工夫，不必追溯洪憲故事，即就于晦若（式枚）嘲袁之浣溪沙言，已信而可徵，晦若詞云，頓足搥胸哭鈍初，裝腔作勢罵施愚，可憐跑壞阮忠樞，包辦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算來總統是

區區，其狀袁布置張皇之態，可掬，是不能安於冷，宜其終敗也，（晦若於袁交本甚厚，辛亥後居青島，袁屢招不至，袁任以參政，于復書不就，書首稱慰庭四兄大人，未又別附數行，有云，封題是官樣文字，自應從同，函是平日私交，不敢改二十餘年布衣之舊，按袁餽于四百元，于覆函外加一封，書大總統鈞啓，內附小封，則書慰庭四兄也。）

北都西畿，山名石經者，凡二，一爲小山，自阜成門出八里莊，望戒台峯微間，蒼蔚參差，介處其隕者是，山一名石景，峙於渾河旁，其大不如華不注，而金閣寺踞其巔，寺壁嵌石經，故以此名，山麓河水湍急，然濟河必於斯，則以鐵樞亘兩岸，渡者捉索撐篙以達，余數游戒壇，道皆出是間，舟次望渾河上游，萬山騰沓回抱，峯巔斜日輝映松隙，光景絕奇，舊有詩云，石景山頭落日緒，扁舟鐵索桑乾下，僕夫亂流競千喧，迎面衆峯勒奔馬，云云，蓋寫西望之景物也，癸亥九月三十日，曾一登金閣寺絕頂，有絕句云，青山如幕裏河聲，窈窕秋原十里明，欲擲積哀人境外，當頭落日尚崢嶸，窈窕句是寫東望之狀，山雖不高而西負羣嶂，東瞰薊郊，氣象殊勝，尤宜於斜日，南來三載，每過金山崑山，皆觸念石經山之暮色也，一爲大山，在涿州雲居寺側，一名白帶山，余昔自房山返途，以騎南行二十餘里至此，盤桓兼日，攷此山藏石經累數千方，著錄於圖誌者至夥，自隋迄遼，各有寫補，工作瑰異，甲於寰中，山巒秀抱，若有紫氣，雲居則水木蒼蔚，清溪白楊，暖然窈窕，余來時方逢急雨，入寺泉聲濺濺，而禪房花木，端妍無比，敷席一晌，塵妄並釋，既夕雨霽，月出東山，松杉影地，鐘梵乍闕，夜光如銀，鳴玉繞階，歌吟微和，真水晶淨域也，石經山諸洞，世雖傳自南嶽慧思大師弟子靜琬法師所鑿，實亦非一人之力，志稱石經山洞凡七，傳爲七龍所穿，說固荒怪，而隋圖經稱「智泉寺僧靜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十二部刊石爲碑」云云，是石室實在靜琬以前，或遠爲石器時代所遺，特「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鐵固之，」則靜琬導其始，自隋以來千年間，衆沙門之宏作耳，余登山時，六洞皆錮，獨雷音洞縱闢，後以清人謝振定游記對校，知當時雷音洞亦啓，惟謝記又稱，明初